



伟大的声音

The Great Address

#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演说

Acceptance Speeches  
for Nobel Literature Prize

{ 体味优美清雅的文字 感悟朴实真切的情感 }

杨一兰◎选译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英汉对照  
伟大的声音  
The Great Address



#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Acceptance Speeches for Nobel Literature Prize

杨一兰 选译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汉英对照 / 杨一兰选译. —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9.5  
(伟大的声音)

ISBN 978-7-5430-4207-0

I. 诺… II. 杨…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诺贝尔文学  
奖-作家-演说-世界-选集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3227号

## 书 名: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编 著: 杨一兰 选译

责任编辑: 万洪涛

封面设计: 晨旭光华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wuhanpress@126.com](mailto:wuhanpress@126.com)

印 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目录 Contents

- 1 / 在悖论的森林里 【法国】勒·克莱齐奥  
7 / In the Forest of Paradoxes *Jean-Marie Gustave Le Clezio*  
14 / 给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们 【英国】多丽丝·莱辛  
21 / On Not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Doris Lessing*  
30 / 父亲的手提箱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36 / My Father's Suitcase *Ferit Orhan Pamuk*  
44 / 艺术、真相和政治 【英国】哈罗德·品特  
51 / Art, Truth & Politics *Harold Pinter*  
59 / 关于写作的思考 【奥地利】埃尔芙蕾德·耶利内克  
63 / The Thoughts of Writing *Elfriede Jelinek*  
68 / 未完待续…… 【德国】君特·格拉斯  
73 / To Be Continued ... *Günter Grass*  
79 / 我在暧昧的日本 【日本】大江健三郎  
84 / Japan, Ambiguous & Myself *Kenzaburo Oe*  
91 / 拉丁美洲的孤独 【哥伦比亚】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96 / The Solitude of Latin America *Gabrie Garcia Marquez*  
102 / 作家必须思考自己的道德敏感度 【美国】索尔·贝娄  
108 / Writer Must Consider Their Extreme Moral Sensitivity *Saul Bellow*





115 / 诗还有生存的余地吗? 【意大利】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121 / Is Poetry Still Possible *Eugenio Montale*

130 / 诗歌是瞬间而庄严的行为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133 / Poetry Is an Ephemeral or Solemn Action *Pablo Neruda*

136 / 追求富有魅力的文字 【危地马拉】米·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139 / The Search for Dynamic Words *Miguel Angel Asturias*

142 / 源于心中的诗歌 【希腊】乔治·塞菲里斯

144 / The Poetry in the Heart *George Seferis*

146 / 作家的崇高使命与职责 【美国】约翰·斯坦贝克

149 / The High Dutie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Writers *John Steinbeck*

152 / 孤独的诗人 【意大利】萨尔瓦多·夸西莫多

155 / The Solitude of the Poet *Salvatore Quasimodo*

159 / 真诚艺术家的诺言 【法国】阿尔伯特·加缪

163 / The Promise of the True Artists *Albert Camus*

168 / 成功的背后 【冰岛】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

171 / Behind the Success *Halldór Kiljan Laxness*

174 / 成功源于孤独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176 / The Success from Loneliness *Ernest Hemingway*



178 / 诺贝尔的理想与愿望 【英国】温斯顿·罗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180 / The Ideals and Wishes of Nobel *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182 / 我的漫漫长路 【法国】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186 / My Long Road *Francois Mauriac*

191 / 古老永恒的真理 【美国】威廉·福克纳

193 / The Old Universal Truths *William Faulkner*

195 / 诗人的力量 【英国】托马斯·史蒂恩斯·艾略特

198 / The Power of Poet *Thomas Stearns Eliot*

201 / 一个和谐的世界 【德国】赫尔曼·黑塞

203 / A Harmonious World *Hermann Hesse*

205 / 我的第二个祖国——中国 【美国】赛珍珠

207 / My Foster Country—China *Pearl Buck*

209 / 艺术使命 【法国】马丁·杜·加尔

211 / The Practice of My Art *Martin du Gard*

214 / 灵感的源泉 【美国】尤金·奥尼尔

216 / Original Inspiration *Eugene O'Neill*

218 / 思考、作品和价值 【意大利】路易吉·皮兰德娄

220 / Thinking, Work & Value *Luigi Pirandello*



222 / 自由的思想 【俄罗斯】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

224 / The Freedom of Thought *Ivan Alekseyevich Bunin*

226 / 美国人对文学的恐惧 【美国】辛克莱·刘易斯

239 / The American Fear of Literature *Sinclair Lewis*

253 / 欢乐的时刻 【德国】保尔·托马斯·曼

256 / The Day of Rejoicing *Paul Thomas Mann*

260 / 诺贝尔奖的意义 【法国】亨利·伯格森

263 / The Significance of Nobel Prize *Henri Bergson*

265 / 我此生的成就 【爱尔兰】威廉·勃特勒·叶芝

267 / All My Working Life *Willicun Batler Yea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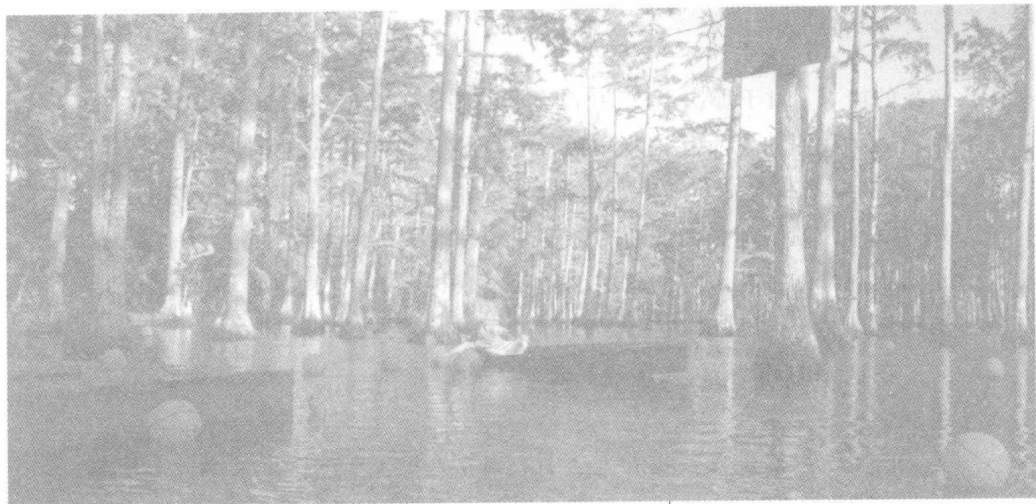
268 / 为青年举杯 【挪威】克努特·汉姆生

270 / For the Youth in Life *Knut Hamsum*

272 / 我的债务 【瑞典】西尔玛·拉格洛夫

277 / My Debt *Selma Ottilia Lovisa Lagerlof*





## 在悖论的森林里

### 获奖理由

“一个喜欢背叛、冒险和感性的作家,探寻文明支配下的神秘边缘人性。”

我们为什么要写作?我想,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答案吧。每个人都有其天生的禀赋、有各自的生活环境。当然,也有各自的短处。如果我们写作,就意味着我们没有行动。面对现实,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困境,所以选择另一种反应方式,另一种交流方式,保留一定的距离和一定的反思时间。

我所审视的环境是我的写作灵感来源——这不仅是自我陶醉,更是对准确的要求——我清晰地看到所有的起点都源于战争。我们挨饿,担惊受怕,忍受寒冷,仅此而已。我记得看见隆美尔元帅的军队试图找到通往意大利和奥地利北部地区的通道,而向阿尔卑斯山前进的路,途



让·马瑞尔·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 (Jean-Marie Gustave Le Clezio 1940—), 生于法国尼斯,20世纪末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1963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获得勒诺多文学奖。之后,相继出版了三十余部作品,包括小说、随笔、翻译等。1980年,勒·克莱齐奥获得保尔·莫朗文学奖。1994年,他在法国《读书》杂志作的一次读者调查中,被评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与莫迪亚诺、佩雷克并称为“法兰西三星”。2008年因作品《战争》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经我的窗下。对于那次事件,我没有非常清晰的记忆。然而,我却记得,在战争之后我们一无所有,尤其缺乏书籍和书写材料。因为缺乏纸张和墨水,我最早是在配发的书本背面画画、写字,用的是木匠的红蓝铅笔。这让我后来对粗糙的纸张和普通的铅笔尤为钟爱。由于没有任何儿童书籍,我便阅读祖母的字典。它们就像是通向一扇神奇的大门,看到那些插图、地图和新奇的单词,我开始探索发现世界,去徜徉,去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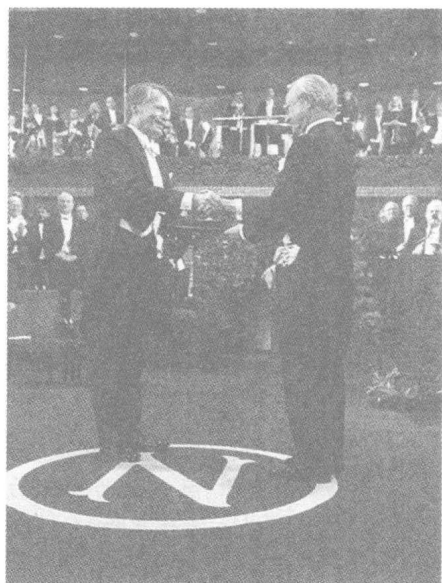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很容易理解逃避的冲动——因而,去梦想,将这些梦想写入文字。

后来,书籍进入到我的生活中。当年毛里求斯的摩卡父亲被家族驱逐,并分得一笔财产,他还争取到几间藏书室,里面有保存下来的书。也就是在那时,我理解了对儿童来说,一个并不显然的真理,那就是,书籍是比任何财产或银行存款都更加珍贵的财富。就是在那些书卷中——大部分都是古老的装订大部头书——我发现了世界文学的伟大作品。在非洲度过了数年的自由时光后,在阳光下的外省小镇的生活过得非常平淡,而那些书让我品尝到了探索的滋味,让我感受到真实世界的广阔,让我通过本能和感知,而非通过知识去探索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从很早以前,那些书就让我注意到儿童存在的矛盾本质:儿童依靠于一个庇护所,一个让他忘

记暴力和竞争的地方,同时他又乐于通过玻璃窗看外面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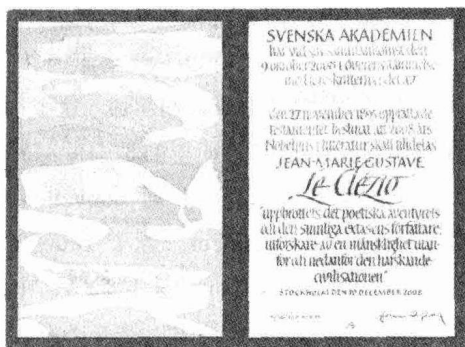
斯蒂格·达格曼所言“悖论的森林”精准地说明了写作的领域。那也是艺术家试图无法逃脱的地方。相反,他或者她必须“驻扎”在那,以便检查每一个细节,探索每一条道路,给每一棵树命名。这并不总是愉快的。他认为他找到了庇护,她向纸张倾诉,犹如它是亲密而宽容的友人。而现在,这些作家们面对现实,他们不仅仅是观察者,更是演员。他们必须选择立场,保持距离。

那么,为什么要写作呢?一段



2008年12月,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将诺贝尔奖颁给克莱齐奥。

时间以来，作家不再专横地认为他们可以改变世界，认为通过他们的故事和小说，能为生活树立好的榜样。他们不过是承担见证生活的任务罢了。看看悖论的森林中其他的树木。作家愿意见证生活，而事实上，他们大部分都不过是个窥视者罢了。



克萊齊奧的諾貝爾獎證書

行动，毕竟，那就是作家愿意做的。行动，而不是见证。写作、想象和梦想，且词语、创作与梦想都能对现实产生影响，改变人们的思维和心灵，为创建更美好的世界做准备。但是，就在那一刻，有种声音对他低语，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言语仅仅是言语，会随风飘走，而梦想也仅仅是幻觉。他有什么权利认为自己更好？真的是由作家去发现解决方法吗？他难道是《医学的不幸或胜利》戏剧中那位猎场看守员站在他的立场，要阻止一场地震吗？当作家知道的仅仅是如何记忆，他又如何行动呢？

孤独，是作家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便是如此。还是孩童的时候，他就敏感、忧虑，接受力极强，或者就像柯莱特描写的那个女孩，看到父母相互厮打，却无能为力，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充满了痛苦的专注。孤独青睐作家，而作家正是在孤独的陪伴下，发现了幸福的精髓。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幸福，掺杂着痛苦与高兴，是一种幻想中的胜利，一种沉默的，无所不在的折磨，就像不易忘怀的小调。作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如何培育那生机勃勃的有毒植物，这种只能在作家自己软弱无力的土壤里才能生长。作家希望为每一个人，为每一个时代说话：这就是他，这就是她，每个人各自在房间里，面对镜子般的空白纸页，在灯罩下提取它的神秘光芒。或者坐在耀眼的电脑屏幕前，听自己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而这就是作家的森林。每一名作家都非常清楚这森林里面的每一条小路。如果，不时有东西在逃逸，就像鸟儿黎明时被狗儿惊飞一样，这时作家就会惊奇地看着——发生这种情况仅仅是偶然。

但是，要沉迷于消极否定，这不是我的意愿。文学——这就是我一直的用意所在——不是某种古老的遗物，不应被视听艺术，特别是不能被电影所取代。文学是一条复杂的、艰难的道路，但我坚信，文学在今天比拜伦



年代或维克多·雨果年代更为重要。

文学非常必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文学是由语言而组成。这个词的首要意义是:文字,书写的文字。在法语里,“roman”一词指的是中世纪后,首次用人们的新语言——罗曼语写成的文章。短篇故事一词“nouvelle”也起源于“novelty”。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法国,单词“rimeur”(源于“rime”或者“rhyme”)渐渐不用来指代诗歌或者诗人——而新的词语来自希腊语中的动词“poiein”,意为创造。作家、诗人和小说家都是创造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创造了语言,而指的是他们能够使用语言创造美丽,产生想法,塑造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没有作家的原因。语言是人类史上最杰出的发明,优先于其他任何事物,并让人们



小说《沙漠》



长篇小说《诉讼笔录》

们分享成为可能。没有语言也就没有科学,没有技术,没有法律,没有艺术,没有爱。但是没有另一个人与你进行互动,语言的发明也是虚无徒劳的。它将会萎缩、减小,然后消失。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语言的保护者。他们写小说、写诗词、写戏剧,就是在使语言保持鲜活。他们不仅仅是在使用文字——相反,他们还为语言服务。他们赞美它,打磨它,转变它,因为语言通过他们而存在,因为他们而生存。它伴随着他们时代的所有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变。

既然我已经捍卫了模糊而又过时的生物——我们称之为作家的存在,我想说说文学存在必要性的第二个理由,这点与良好的出版业有更多的关联。

最近有不少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人们忘记了,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是殖民主义时代的开端。就其本身而言,全球化并不是坏事情。交流加快了医学和科学的进步。或许信息的普遍流通帮助防止发生冲突。谁知道,如果因特网那时就存在,或许希特勒的罪恶密谋就不能得逞——嘲笑奚落或许就阻止它见到天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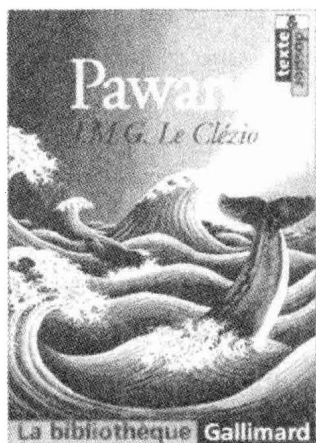
我们生活在因特网和虚拟交流的年代。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没有书面语言和书籍的教导,这些惊奇的发明又有什么价值呢?让地球上几乎每人都有一台液晶显示器,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我们是不是在创造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在世界那些有交流和获取知识途径的人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之间划分一道新的分界线呢?一些伟大国家以及伟大文明消失了,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伟大文化,由于知识和神话的口头传播,能够流传到今天。承认这些文化的贡献是必要的,有益处的。但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即使不能成为现实,我们也已经不再生活在神话时代。除非每个孩子都接受到书面文化的益处,否则,提供平等的基础和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当今,这个非殖民主义后的时代,文学成为人们表达其身份,辩护言论权利,让世界听到他们差异性的一种方式。没有他们的声音与号召,我们将生活在沉默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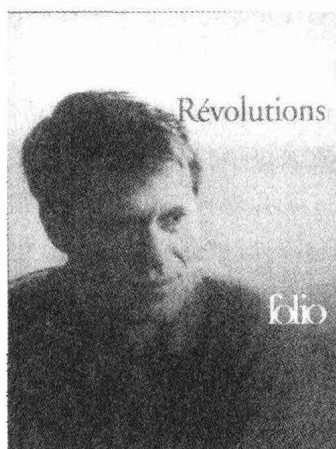
我还想多说些关于森林的话。毫无疑问,因为这个原因,斯蒂格·达格曼的简短句子还在我脑中回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一次又一次地读它,让它充满我的内心。他的话中有些绝望的语调,同时又有些得意洋洋。因为在苦难中,我们才发现大家共同追寻的真理。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就梦见了那片森林。这既让我害怕,也让我着迷——我想大拇指汤姆和汉斯在森林深处,被森林里的危险和神奇包围时,也有相似的感受吧。森林是一个没有地标的世界。你可能会迷失在茂密的树林和浓厚的黑暗中。沙漠和海洋中亦如此,一个沙丘接着一个沙丘,一座山脉连着另一座相似的山脉,一个波浪后又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波浪。我记得自己第一次体会到文学的时候——在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中,确切地说,当书中的一个人物在雪中迷路,身体瑟瑟发抖,又被一群狼包围的时候。他看了看自己已经麻木的手,试图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活动。作为一个孩子,这一描述对我有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这被称之为自我意识。

森林也是我成年后写作的最大文学情感来源。大约30年前,在中美洲的达连地堑地区,连接阿拉斯加和火地岛两个泛美高速公路上有个中断(我相信现在情况还未改变)。在巴拿马地峡的区域,雨林非常茂密,去那旅行的唯一途径就是乘坐独木舟逆流而上。在雨林中生活着一群土著居民,分为两族,安巴拉人和乌纳安人,他们都属于吉-帕诺-加勒比语系。我也是偶然才到了那里,并对那里的人非常着迷,于是去了好几次,呆

了很长的时间,差不多有三年多。在那期间,我没有做任何事情,除了漫无目的地从一座房子溜达到另一座房子——那是人们拒绝住在村子里——按照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节奏来生活。像所有真实森林那样,这片森林非常危险。我不得不草拟一个清单,列出所有可能的危险,以及所有相应的求生方法。我必须说,总体而言,安巴拉人对我非常有耐心。我的笨拙让他们觉得非常有趣。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以这种娱乐的方式回报他们与我分享智慧。我那时并未太多的写作。雨林真的不是理想的环境。纸张因为潮气而浸湿,圆珠笔因为高温而干涩。任何用电的东西都不能长久。我到那里的时候,深信写作是种特权,深信自己能够利用写作来解决所有存在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写作是一种虚拟的窗户,是我躲避风雨时的一种保护。



《帕瓦那》



自传性小说《革命》

# In the Forest of Paradox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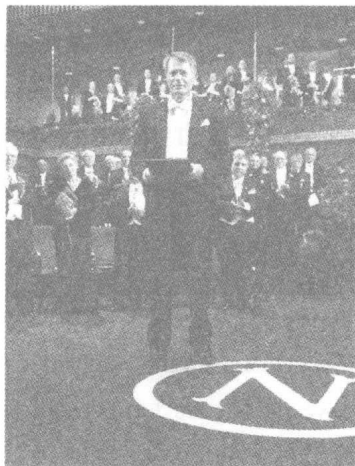
Jean-Marie Gustave Le Clezio

Why do we write? I imagine that each of us has his or her own response to this simple question. One has predispositions, a milieu, circumstances. Shortcomings, too. If we are writing, it means that we are not acting. That we find ourselves in difficulty when we are faced with reality, and so we have chosen another way to react, another way to communicate, a certain distance, a time for refl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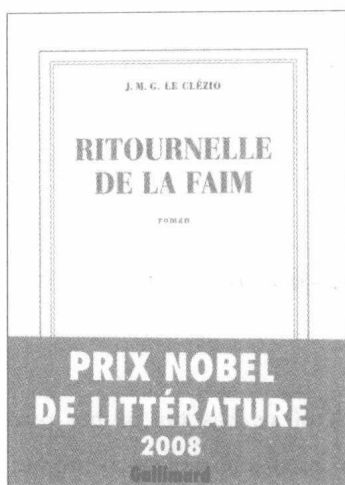
If I examine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spired me to write—and this is not mere self-indulgence, but a desire for accuracy—I see clearly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it all for me was war. We were hungry, we were frightened, we were cold, and that is all.

I remember seeing the troops of Field

Marshal Rommel pass by under my window as they headed towards the Alps, seeking a passage to the north of Italy and Austria. I do not have a particularly vivid memory of that event. I do recall, however, that during the years which followed the war we were deprived of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books and writing materials. For want of paper and ink, I made my first drawings and wrote my first texts on the back of the ration books, using a carpenter's blue and red pencil. This left me with a certain



在斯德哥尔摩音乐会厅, 克莱齐奥接受诺贝尔奖后向大家致谢。



《饥饿间奏曲》

period. When my father's inheritance was divided, at the time of his expulsion from the family home in Moka, in Mauritius, he managed to put together several libraries consisting of the books that remained. It was then that I understood a truth not immediately apparent to children, that books are a treasure more precious than any real property or bank account. It was in those volumes—most of them ancient, bound tomes—that I discovered the great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mediocre life of a little provincial town dozing in the sun, after those years of freedom in Africa, those books gave me a taste for adventure, gave me a sense of the vastness of the real world, a means to explore it through instinct and the senses rather than through knowledge. In a way, too, those books gave me, from very early on, an awareness of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a child's existence: a child will cling to a sanctuary, a place to forget viol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and also take pleasure in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pane to watch the outside world go by.

This "forest of paradoxes", as Stig Dagerman calls it, is, precisely, the realm of writing, the place from which the artist must not attempt to escape: on the contrary, he or she must "camp out" there in order to examine every detail, explore every path, name every tree. It is not always a pleasant stay. He thought he had found shelter, she was confiding in her

preference for rough paper and ordinary pencils. For want of any children's books, I read my grandmother's dictionaries. They were like a marvellous gateway, through which I embarked on a discovery of the world, to wander and daydream as I looked at the illustrated plates, and the maps, and the lists of unfamiliar words.

It is easy, in such a context, to understand the urge to escape—hence, to dream, and put those dreams in writing.

Books entered my life at a later

page as if it were a close, indulgent friend; but now these writers are confronted with reality, not merely as observers, but as actors. They must choose sides, establish their distance.

Why write, then? For some time now, writers have no longer been so presumptuous as to believe that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that they will, through their stories and novels, give birth to a better example for how life should be. Simply, they would like to bear witness. See that other tree in the forest of paradoxes. The writer would like to bear witness, when in fact, most of the time, he is nothing more than a simple voyeur.

To act: that is what the writer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do, above all. To act, rather than to bear witness. To write, imagine, and dream in such a way that his words and inventions and dreams will have an impact upon reality, will change people's minds and hearts, will prepare the way for a better world. And yet, at that very moment, a voice is whispering to him that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hat words are words that are taken away on the winds of society, and dreams are mere illusions. What right has he to wish he were better? Is it really up to the writer to try to find solutions? Is he not in the position of the gamekeeper in the play *Knock ou Le Triomphe de la médecine*, who would like to prevent an earthquake? How can the writer act, when all he knows is how to remember?

Solitude will be his lot in life. It always has been. As a child, he was a fragile, anxious, excessively receptive boy, or the girl described by Colette, who cannot help but watch as her parents tear each other apart, her big black eyes enlarged with a



克莱齐奥在瑞典学院为大家签名。

sort of painful attentiveness. Solitude is affectionate to writers, and it is in the company of solitude that they find the essence of happiness. It is a contradictory happiness, a mixture of pain and delight, an illusory triumph, a muted, omnipresent torment, not unlike a haunting little tune. The writer,





在斯德哥尔摩音乐会厅，克莱  
齐奥接受诺贝尔奖后向大家致谢。

better than anyone, knows how to cultivate the vital, poisonous plant, the one that grows only in the soil of his own powerlessness. The writer wanted to speak for everyone, and for every era: there he is, there she is, each alone in a room, facing the too-white mirror of the blank page, beneath the lampshade distilling its secret light. Or sitting at the too-bright screen of the computer,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one's fingers clicking over the keys. This, then, is the writer's forest. And each writer knows every path in that forest all too well. If, now and again, something escapes, like a bird flushed by a dog at dawn, then the writer looks on, amazed—this happened merely by chance, in spite of oneself.

It is not my wish, however, to revel in negativity. Literature—and this is what I have been driving at—is not some archaic relic that ought, logically, to be replaced by the audiovisual arts, the cinema in particular. Literature is a complex, difficult path, but I hold it to be even more vital today than in the time of Byron or Victor Hugo.

There are two reasons why literature is necessary: because literature is made up of language. The primary sense of the word: letters, that which is written. In French, the word “roman” refers to those texts in prose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the Middle Ages used the new language spoken by the people, a Romance language. And the word for short story, “nouvelle”, also derives from this notion of novelty. At roughly the same time, in France, the word “rimeur” (from “rime”, or “rhyme”) fell out of use for designating poetry and poets—the new words come from the Greek verb “poiein”, to create. The writer, the poet, the novelist, are all creator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invent language, it means that they use language to create beauty, ideas, images. This is why we cannot do without them. Language i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invention in the history